



大台山方外志卷第十一

金湯考第十三



嘗謂聖人之設化於世間也其猶醫師之處方藥乎蓋人之病也有淺深之分藥之品也有貴賤之異故醫之師也有僂凡之別淺病者四百四病也深病者死生大患也賤藥者金石草木也貴藥者九轉還丹也世之凡醫惟知用凡藥以醫淺病若僂醫者以僂丹治之非惟愈病延年又得長生不死但世人嗜利欲者多尚清虛

者少見張仲景王叔和或見禮以過勤逢韋老
師孫思邈或詬辱而至極者亦有之也苟非有
力大人爲之左右將使逐其師坑其徒而焚其
書矣不忠不孝非禮非義非淺病之謂乎三綱
五常非凡藥之謂乎死生哀憾非深病之謂乎
常樂我淨非僊丹之謂乎僊醫者非如來之謂
乎清淨法行經云我遣三聖化彼真丹月光菩
薩彼稱顏回光淨菩薩彼稱仲尼迦葉菩薩彼
稱老子先以世法而開導之則孔老皆僊醫也

第對淺病者言之爲凡醫耳何獨人乎卽綱常
之法在有道者觀之未嘗異乎佛法故法華經
說得法華三昧者一切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
順正法皆與實相不相違背第對治世間病且
云世間法也故世間法只治世間病若出世間
法者能治死生之大患又能治世間之淺病也
如佛之化俗五戒仁者不殺義者不盜禮者不
媠智者不飲信者不妄五常行而三綱正孰謂
佛法不兼儒法乎惟其出世間之法將以昇濟

神明復還大覺非夫積以歲月工夫疑心禪定
專其慧契則死生根本不能遏絕故如來首嚴
之以戒律於不殺也豈獨遠庖厨離聞見卽殺
機亦所當斷也於不盜也豈惟不與取一針草
雖盜心亦所當滅也於不媾也豈惟遠邪正男
女色雖媾機亦所當寂也於不妄也豈惟言有
信離綺飾雖妄機亦所當盡也如此之戒必出
家者之能事有家累者非其分矣蓋出家之戒
必使輕重俱斷皎若冰霜禪定智慧自然發現

經云戒能生定定能生慧此之謂也是以拜辭
父母捐棄妻子剃除鬚髮不事飾好非背恩也
將以昇濟二親於道德也非絕後也將以紹隆
法王之覺胤也非毀父母之遺體也將以杜絕
其染緣也非甘其麤糲也將以斷多欲多求之
心也今說者必以是而歸罪于釋子又何異以
毀形歸罪于秦伯絕嗣歸罪于夷齊衣冠歸罪
于神農乎且如來之所說道者大公至正之道
也卽含生本有之真心雖在聖不加在凡不損

良爲私惑所覆物欲所昏生滅不停使蔽其真
常往來無住使病其圓滿昏動待謝使擾其明
靜苟非捨俗出家則戒何由而淨定慧何由而
生譬如精金非假百鍊古鏡不借重磨何以爲
良器鑑妍醜哉今論者又每以自私少於釋氏
不知佛學之自私者乃自覺也公天下之大本
也蓋必自覺然後覺人亦猶伊尹天民先覺以
斯道覺斯民之謂也亦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
謂也第佛學之新民者非止於使民人正三綱

立五常而已將使天人共導凡聖同超彼我無
殊寃親平等皆躋正覺之場共遊解脫之海所
謂不令一人獨得滅度皆以如來滅度而滅度
之故須先以神通駭動次以智辯宣敷應以佛
身得度者卽現佛身而爲說法應以菩薩支佛
羅漢天龍八部國王宰官居士長者男女等身
得度者皆示現之而爲說法如是覺他新民者
其用大故自覺明德也其體深苟非然者何異
以未完不固之舟濟多人於惡海自他俱溺其

理必然。是故吾見世之稱聖者，人道而已矣。在此而未必在彼，能人而未必能天於其生也。譬若懸疣於其死也，同歸朽壤。未若釋迦之光明，寂照遍於恒沙。金相寶嚴，神通妙用，示生示死，掩肉眼之馘，常不去不來。契那伽之妙定，然如來之悟也。悟凡夫之迷，凡夫之迷也。迷如來之悟，而人者不貴已。靈埋沒佛性，反乃罪其類異。恒人言殊常典，遽欲民其人而火其書，非得有力大人爲之。金湯將使其輩無噍類矣。是以魏

武滅佛，汰未三四年而文成大興之。周武滅佛，汰不五六年。隋文帝大興之，唐武滅佛，汰不一二年而宣宗大興之。宋徽宗欲滅佛，汰後爲宰臣懇諫，而意爲之少回。後復大興之，以佛道慈忍，雖有神通威權而不爲之。故佛昔於靈山會上，以汰囑累國王大臣爲之。匡護非有私於子孫也。使佛汰得行於世間，含生同躋於壽域耳。惟爲吾徒者，益當堅其道力，以清淨自居。庶紹隆三寶陰翊。

皇化以副金湯之德可也其或竊佛形服內蠹
教汰又非金城湯池所能固矣

釋

陳宣帝

第四主諱頊字紹世智者大師初至金陵儀同沈君理請任瓦官寺開法華經

永陽王

諱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八子至德初為東陽刺史請大師出鎮開講致書者三

僚無舊必稱寒契師曰息世談媿亦復為善
後王出遊墜馬將絕師為率眾行觀昏懺汰
遂覺微醒凭几而坐見一梵僧手擎
香爐遶王一匝香氣徘徊痛惱頓釋

少主

諱叔寶字元秀大建十四年宣帝崩即位
改元至德顧問羣臣曰釋門誰為名勝徐
陵對曰瓦官禪師帝遂仗三使更勅永陽王
敦請延上東堂四事供養禮遇啟勤立禪眾
於靈曜開釋論於太極又講仁王般若百座
居左伍等居右帝於廣德殿謝曰非但佛汰
仰委亦願示所
不及具文章志

皇太子

諱淵後王子也至德四年正月十五日
於崇政殿設千僧齋請大師授菩薩戒
大師傳香在手臉下垂淚為立名曰善萌及
後為隋所破方悟垂淚者懺自傷也善萌者
不成材幹也禎明三年正月隋破陳兵士叩
閣而入時太子年方十五安坐勞之曰戎士

在路不致傷乎三月隨後主入隋不知其終

徐僕射

徐陵字孝穆東剡人母臧氏夢五色雲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年數歲家人携

以候沙門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雲汰師見而歎曰顏回之儔也八歲善屬文少仕於梁陳大建中官至尚書左僕射嘗夢其先人曰智顛禪師是吾夙世宗範汝宜一志事之陵奉冥訓資敬盡節參不失時拜不避濕每蒙書疏則洗手焚香冠戴三禮屏氣啓封對文伏讀儀同沈君理請開泐華陵預聽席謂餘年得逢妙說致書自慶後對大師立疏發五願云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弱與願力莊嚴云憑此善心以策西暮陵後身果為泐華第六祖嗣章安之位陳後主在東宮召陵講大品義學名僧自遠雲集陳既破嘗隨智者研精泐要晉王求淨名義疏大師續為撰成二十八卷陵與柳顧

言並應奉文義見文章考

陳叅軍

陳鍼智者之兄為梁晉安王中兵叅軍年四十僊人張果相之曰死在朞月帥

令行方等懺鍼見天堂門牌曰陳鍼之堂後十五年當牛此處果後見鍼驚問曰君服何藥荅曰但修懺且果曰若非道力安能超歿竟延十五年而終智者常為撰小止觀咨受修習夙夜不怠

蔣大中大夫

名添

吳儀同公

吳明徹二公皆陳朝賢重同稟息泐久習不懈神明疑寂雖舊苦脚疾亦

為之愈矣

沈儀同公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位儀同受大師菩薩戒

製跡請任瓦官開汰華經題宣帝勅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仍請一夏剖釋玄義道俗俱會開悟為多

王侍中

王固字子堅陳光大初為侍中進金紫光祿大夫終身不茹葷夜則坐禪晝誦

佛典嘗騁魏因宴饗請停跪拜若謝又晏昆明池魏以南人嗜魚大設網罟固以佛法禁之一鱗不獲大師講汰華於瓦官固預法會即坐開悟宛同宿學

徐祭酒

徐克孝官至國子祭酒撰天台放生碑文人傳為墮淚碑

孔侍中

孔煥字休文好學善屬文大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大師於瓦官開

汰華經題煥預聽席俱服戒香同飡妙汰

毛尚書

毛喜字伯武滎陽人少好學長草隸陳宣帝即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御

隋高皇帝

有存問大師勅有云師已離世網修已化人必希獎進僧伍固守禁戒云

具文章志

秦孝王

文帝第三子名俊有二書請大師任安州方等見文章志

煬帝

文帝第二子名廣福為晉王開皇十八年改為仁壽元年以晉王受皇太子仁壽四年踐皇帝位事見

盛典文章二考

柳儀同公

柳顧言汰名正善河東人晉王初受菩薩遣柳顧言送智者施物及屢奉

王教往留智者頻聞法要深有所發智者同
自江陵晉王重乞稟受禪法師為著淨名義
疏初卷顧言與徐陵奉酬文義後智者續成
玄義十卷顧言報曰持往仁壽宮服讀八編
粗疑略盡細聞難除云見文章志大業元年
煬帝勅顧言為智者大師建碑於天台山國
清主文尚理
人服其工

皇甫邑侯

覆姓皇甫名毗荆州當陽縣
令撰玉泉寺碑見文章考

王司馬

名弘官司馬煬帝
勅令建國清寺

唐太宗皇帝

諱世民高祖第二子帝念隋氏以
來幽魂滯魄詔曰有隋失道九服
沸勝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恐九泉之下尚
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水炭所以樹立福田
濟其魂魄可於建義已來交兵之處為義士
西徒殞身滅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

鼓所震變炎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於
甘露所司量定處所並立寺宇具為事條以
聞稱朕矜哀之意蠶國清寺法華尊者名德
升聞帝於正觀二十年召補朝散大夫封四
大師又勅建平
田寺具盛典考

高宗皇帝

諱治字為善太宗第九子初封晉王
太宗為玄奘法師作三藏聖教序帝

在東宮時亦作顯敬聖教序辭理俱工帝於
永徽元年召國清慧感禪師同補四大師朝
散大夫

德宗皇帝

諱适代宗子初封奉節郡王為天
下兵馬大元帥廣德二年立為皇太

子貞元中勅文舉
太師為國清大德

宣宗皇帝

諱忱憲宗第十三子封光王為人嚴
重寡言宮中咸以為不慧武宗不豫

中尉馬元贇立之為皇太叔即帝位大中元年閏二月詔曰會昌季年併省寺宇雖曰異方之教有資為理之源中國之人久行其道釐革過當事體乖謬其靈山聖境應會昌五年所廢寺宇諸宿舊僧可仍舊修復任持有司毋得禁止蟻帝嘗加賜國清大甲二字詔常侍柳公權書額

梁翰林

梁肅字敬之安定人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唯肅最稱淵奧柳子厚記先友亦稱其最善為文嘗學天台之道於荆溪深得心要執弟子禮甚恭以止觀文學弘傳覽者費日乃制定六卷又述統例以繫于後謂止觀是救世明道之書又為大師傳論備叙傳教之大統謂論其文則雄深雅健語其理則明白洞達御史崔恭論之曰知法要識權實作天台修禪寺碑達教源用境智作荆溪大師碑又曰朝廷尚德故以公為太子侍

讀國尚實錄故以公為史館修撰發號令敷王猷故以公為翰林學士三職齊著則公之官於朝不為不達矣年過四十士林歸宗比夫顏子黃叔達不為不壽矣彼碌碌者老於郎署白著人世又何補哉

虞學士

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大業中累官至秘書郎太宗特為弘文館學士後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圖形凌霄閣謚文懿棲心佛理嘗手書華嚴經畱修禪寺後為秦檜取去

李司封

李華字遐升趙州贊皇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年徙右補闕安祿山亂屏居江南李峴表置幕府擢吏部尚書嘗從荆溪受止觀為述大意一篇包括大部特同學散騎常侍崔恭諫議大夫田敦也

張刺史

張成綺嘗撰左溪行狀

陸刺史

陸淳知台州日本最澄沙門遠來求法於佛龍興道邃大師傳止觀之道盡寫

一宗論跡以歸將行詣郡庭白太守求一言為據公嘉其誠即署之曰最澄闍黎身雖異域性實同源明潔之資道俗所敬既觀光於正國復傳教于名賢遠公法師摠萬法於一心了殊途於三觀而最澄親承秘密不外筌蹄猶慮他方學者未能信受其說所請印記安可不從云云

顏右丞

真卿字清臣博學工辭章開元中舉進士累官尚書右丞封魯郡公嘗受戒於

湖州慧明又問道於江西嚴峻嘗撰天下放生碑文見佛汰金湯又撰天台九祖贊其辭甚工今已見天台志目錄

柳常侍

柳刺史

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精敏絕倫為文卓備精製第進士博學宏辭科貞元中拜

監察御史元和中和為柳州刺史有無性和尚碑淨土院記等諸文有云佛汰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傳文章志

鄭中書

名繼得

崔常侍

名恭得

田諫議

名敦稟

孟刺史

名簡得

常刺史

名珩素重教門請至行廣修尊者入郡堂講止觀珩於即席深有所發

閻丘太守

覆姓閻丘名胤刺史台州得遇寒山拾得錄二人歌詩三百首輯之成編

為作序并讚行于世見聖僧志

五代吳越錢忠懿王

弘叔字文剛世為杭之臨安人天性誠厚夙知敬佛

慕阿育王造八萬四千塔金銅精鋼冶鑄甚工中藏寶篋印心呪經亦及八萬四千數布散部內以為填寶錢塘諸邑西湖南北山諸刹相望皆忠懿王之創立也遵事沙門若天台詔國師永明壽禪師皆待以師禮又嘗召螺溪法師至金門建講問智者教義以典籍不全慨然遣使齋重寶求遺書於高麗日本於是是一家卷帙復見全盛螺溪得以授之寶雲寶雲得以傳之四明而法智遂專中興之名推原其自忠懿護教之功為多也王嘗造

金字法華二十部散施名山國清亦得其一又請於朝謚天台諸祖

錢大師

名惟治為四明郡守請寶雲大師授菩薩戒咨問心要師欲返高麗公固留之

詳祖師考

顧曹使

名承徽舍宅為傳教寺請寶雲大師居之

宋太宗皇帝

諱炅太祖母弟封晉王開寶九年太祖崩即帝位嘗勅建平田寺詳

盛典考

真宗皇帝

諱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咸平六年詔隋智者禪師科教類次尺牘凡

百十四部賜名天台總錄譯館請繫開元東土集傳制曰可天禧元年七月詔賜台州東掖山智者教文印四千六百二十卷住山本如勸郡人建教藏閣以奉之五年詔遣內侍

愈源清往四明延慶請法智法師領眾修法
華嚴為國祈福師為述修嚴要旨上之四明
法智大師修法華三昧十人同行三載誓欲
効蔡王焚軀楊文公留之不允時樞密使馬
知節請文公撰父神道碑酬以潤筆一切不
受止求奏薦四明師號知節因奏真宗曰臣
請楊億為先父造神道碑不受潤筆况詞臣
受所贈世之常規乞降旨以受上召大年問
之億即奏以四明遺身事上聞深嘉歎之重
諭大年曰但傳朕意請留住世若師號朕當
賜之潤筆卿宜無讓於是特賜法智大師號
師由此住世數年方入滅又嘗賜中金萬兩
重建國清寺

仁宗皇帝

諱禎真宗第六子帝常頂玉冠冠上
琢觀音像左右以玉重請易之帝曰
三公百官揖於下者皆天下英賢豈朕所敢
當特君臣之分不得不爾朕冠此冠將回禮

於大士也天聖二年詔賜天台教文入藏帝
閱慈妻大師光明護國嚴儀至聖帝仁王慈
臨無際撫几歎三朕得此人足以致治亟令
宣召則已入寂矣嘗供施五百應真有勅文
見文章盛典二考

宗皇帝

帝聞北宗法師名召對便殿問佛法
大旨師語簡理明上大敬悅錫齋甚
渥賜號慧行法師

楊文公

名億字大年建州蒲城人真宗召拜正
言遷知制誥諡文公嘗奏請法智大師
號并請留任世凡數啓又設三問於法
智大師師具荅綽有餘裕具文章志

趙清獻公

名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自號知非
子為侍御彈劾不避賢勢京師號為
鐵面御史官至叅政諡清獻撰法智大師行
業碑有云智者才辯窮化原時為演說開迷

昏八萬總結河沙塵俱入天台止觀門太智
遠出揚清芬游戲三昧真軼羣公帥越適元
早大疫久禱不應時神智昇法師汰智之裔
住興福公請師迎觀音像入府治懇禱一夕
雨如靈疫亦息公奏于朝賜
師所住曰圓通賜號曰神智

夏英公

名竦字子喬皇佑中拜樞密副史封鄭
國公諡英公為翰林時同三藏惟靜進
新譯經音義七十卷善答上蓋溥禪師偈云
休認風前第一機太虛何處着思惟山僧若
要通消息萬里無雲月
上時嘗著台山三銘

楊王客

名傑字次公無為人也號無為子官向
書王客郎中提點兩浙刑獄事傑以淨
土之道為自信繪丈六阿彌陀佛隨身觀念
壽終之時感佛來迎端坐而逝嘗撰天台十
疑論序有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
疑論序有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
生極樂云其於淨土圓頓之旨可謂至矣

胡翰林

名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仁宗朝在翰
林十五年位至樞密副諡文恭鎮杭州
日頰謁淨覺岳法師諮詢妙道執弟子禮嘗
撰靈山天竺寺記有曰曹溪傳於一心天台
宗於
三觀

太史邑侯

名章天台縣令嘗撰石橋羅漢聖蹟
記今亡又撰廣嚴寺祭羅漢長歌石
刻猶
存

石太常

名待問官將仕郎太常博士通判軍州
兼同監市舶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嘗撰
明州汰智大師保恩院記有曰師從寶雲通
汰師受天台智者大師教是教也廣大悉被
微妙甚深全兼六度之功盡得五時之味義
無幽而不顯理無隱而不彰修三止而念念
不差斯之謂定力成矣然後煩惱可斷也習
三觀而空空不滯斯之謂慧解發矣然後善

提可
證焉

胡秘書

名昉官溫州軍事判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嘗撰法智大師塔銘其序有

曰天欲久其道世必生其人若帝德去微德公孔子則無以垂百世常行之共佛道衰非思師智者則無以洞五時所說之文孔子後為儒席宗匠者曷嘗無人智者沒作法門師表者故必生德云云

史太師

名浩彌遠之父封會稽郡王謚文惠稱真隱居士佚老干鄉嘗撰法智大師贊

并保安院記每過南湖從覺雲連大師問法要真隱曰師於禪律亦貫通邪師曰水泮雪消固一水耳又問華嚴般若似太支離師曰支離所以為簡易也真隱肅然心服嘗撰師真讚曰瞻彼連師色粹而溫禮義是習詩是敦離精止觀實祖儒門鶴飛窠廓蟬脫

氛遂令聽者去縛解紛五住大刹藉藉有聞晚居延慶其道彌尊伊惟台教垂裕後昆前有法智後有覺雲意此幻影與法常存乾道九年春親製疏請元菴法師為月波第一師屢親講說手書讚之曰師教門義龍也既為吾家師又作此山王願奉此地長講天台宗教既而奏于朝賜師智海之號焉

沈丞相

守四明日屈覺大師居僧職師以老病辭公手札勸之曰師行業清修力荷宗

教是宜表正一方紀綱諸刹幸勿固辭師即領命諸方服其清整

皇子魏王

王牧四明尊本空法師之道製疏請王資教寺

劉殿撰

公問圓智法師教中一句如何舉揚師曰即事而真公領其旨自撰疏請王鴻

祐

李叅政

公帥越日請悟空法師王圓通親為疏云佛菩薩本自無心有緣即應士大夫何嫌異教惟道是從人皆喜誦其語

趙進士

名彥肅字子敬嚴陵人登慶元龍飛第洛陽之翹楚也來謁北峯法師論佛法大意嘗問師曰如來出世先說何法師曰示生同居先苦諦也又問諸大乘經多奇詭駭人來至法華何其平易師曰羣機未熟必先動盪機熟會入銜駭何為自是深識時教大旨每稱師為南山肉身大士從受刪定止觀歎曰回天下外見復於實際者此書也初彥肅好詆佛道嘗與僧抗議理左語屈及僧沒為行喪服門人恠問之荅曰法恩逾於父母非小子所知也

魯公

名子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嘉祐中拜相以大傳致諡憲靖封魯公高祖楚公

為四明守魯公毓德待下人未之知嘗欲至延慶寺一夕法智大師夢神告之曰明日相國來師因語其夢歸聞公母因同謁見法智乃約曰果應此夢當為檀信送供公後登相位置買莊曰法明州郡縣

駱侍御

師贊

王文穆公

名欽若相真宗皇帝出撫杭日晉率僚屬訪慈雲大師於靈隱山中請講

法華及心佛衆生三法妙義才辨清發衣冠為之屬目公對衆歎賞曰此道未始聞此人未始見也師以天台宗教本末具陳於公公為奏賜天竺舊名復其寺為教而親為之書額又奏賜慈雲大師之號復與秦國夫人施財六百萬以建大殿公嘗致書問天台立教及解經義旨與今古孰為優劣師為荅之公覽文識義益加信喜師又為著十法界觀心

圖天台教得入大藏皆公之力也

馬侍御 名亮天禧元年出守錢塘雅尚淨業造天竺慈雲大師問道師為撰淨土行願

汰門淨土畧傳

胡諫議 名則守杭州日屢入山問道於慈雲大師欣領法要為施金造山門廊宇

崔郎中 名育才職方司郎中問施食之道於慈雲師為述觀想一篇見金園集

李文和公 名遵勗字用和尚太宗女魏國公主諡文和四明汰智大師誓願燃身公

致書勸請任世復為薦汰智師號有賀啓見文章志

許刺史 名端江州太守嘗撰慈雲詩序謂文貫於道言切於理見高僧志

晁侍制 名說之字以道濟北人自號景遷監鹽場日常往南湖訪明智汰師聞三千境

觀之說欣然願學通其旨晚年日誦法華自號天台教僧嘗撰仁王般若經序明智汰師

碑論見文章志

陳忠肅公 名懽字瑩中號了翁又號華嚴居士南劔州沙縣人嘗為司諫諡忠肅立

朝骨鯁有古人風烈因上疏論宰相張悖謫四明日與明智會因問天台宗旨明智舉止

觀不思議示以性奪修成無作行之義公曰乃知此宗性本圓成又問現前色身如何觀

察明智曰漆本不生今則無滅公曰世人言其死如歸不知如歸乃失家者自是深達境

智之妙作三千有門頌以示明智智可之晚年刻意宗教歸為明智作觀堂淨土院記發

明寂光淨土之言宗門躋其說統紀

俞著作郎 名克嘗撰本誠汰師汰昌院記謂師有得於畢竟空中熾然建立之義云

魏丞相

名杞出鎮姑蘇請可觀法師王北禪入

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步去不知何
事又登高魏公擊節不已公復與月堂法師
為契嘗問世間相常住之旨師曰得非以四
時代謝為疑乎公曰然師曰窮過去未來雖
有代謝而此理常存公曰屢
以問人未若今日之可曉

晁侍郎

名武時思梵法師退處西山歸雲菴杜

名曰會宗公一覽契心為之序曰予聞世父
景遷先生之言浙江東西有天台之學通其
說者無禪教之病可以為人天眼目小子識
之自予聞此三終稔矣今見會宗之所述其
有合於世
父之言乎

和靖先生

名逋字君復謚和靖嘗作詩送慈

軼隱鈴齋棠樹陰濃長綠苔丞相望尊賓謁
少清言應待道人來天竺屏顏暫掩扉講香
浮穗上行衣白猿聲裡生公石莫遣移文怨
晚歸又酬慈雲詩曰林表飛來色猶漸久上
鄰沿回一水隔夢想五天人謝絕空園草沉
冥滿几塵暮雲如有待寧謝寄聲煩本集

李刺史

名庭芝將守台夢神人曰公典天台五

郡吞問莫知其說聞士陳白悟曰天台五祖
昔居赤城今處咸法師住此生於丙辰九月
九日其龍頭九九之謂乎庭芝大愕即往謁
見師謂談出世道深有契悟以寺宇隘陋謀
遷之庭芝首捐金帛乃卜就東南
開基之日獲銅磬于土中

李少師

名瑞慈聞處咸法師之道甚尊敬之

北海郡王

李少師請處咸法師王東掖白蓮
王欽其德為請神悟之號

天台志卷之十一

天台志卷之十一

七

蘇文忠公

名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初除翰林

行及來杭請辭才法師為迨落髮摩頂數日

即能行公賦詩為謝有云師來為摩頂起走

趨奔鹿又嘗與可久法師及惠勤清順為詩

友可久居西湖祥符蕭然一室清介守貧未

蒲刺史

名宗守杭州公以上竺虛席問人於辭

足當公用其說復為奏賜慈禪之號

盧刺史

名華守金華溫其法師居景雲日夏大

徧洽公為奏其地永為天台演教之所賜師法雲之號

吳居士

名克已字復之自號鎧庵建安節使之

穎悟為學無所不通嘗讀周官以為封建井

田為可復淳熨中四魁待補歎曰射日中眉

事與時違乃去隱于左溪忽苦目疾或勉禱

圓通輒云臨危不憂真大丈夫有告以朱太

醫荅杜祈公未讀佛經何以知其未及孔孟

試持大士號目疾良已於是遂深信讀楞嚴

至空生心內猶片雲點太清豁如發蒙觀山

谷詩贊美宗鏡有從永明書一百卷自公退

食一爐香因閱及兩函寶積實師云此書無
規矩不若看止觀令悟境觀二字以為几杖
服味既而果有悟入因曰至哉規矩之說所
謂至方以方天下之不方至圓以圓天下之
不圓識者取二書以究之則規矩有無自有
可見曾為妙經作註自言恥與棗栢埒謂彼
兼粗之典我釋獨妙之經嘉定七年冬終于
寶山遺言以僧禮茶毘壽七十五所註法華

樞鍵楞嚴集解科四教儀止觀大科晚編釋
門正統未就而亡良渚宗鑑為續成之始
人夢湛假名求寄宿泊學教議論
多暗合又喜其人以為後身云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一終

天台山方外志卷第十二

盛典考第十四



夫物有本末事有先後而賢者不以末而先乎
本不以本而後乎末古先哲人惟道是重視身
命輕於鴻毛觀財物賤于弊屣或捨全身以求
半偈或罄家業以事如來或析骨以書經或刺
血以為墨非以先所重而後所輕乎天台智者
大師相具四王德嚴二備為天人師作如來使
震旦僧寶一人而已上至王臣以及士庶為道

為汰以財以心凡有觀施委如山積然於大師
雖受不着惟用歸之甘露苑中均俵眾僧而已
故四十餘年惟披一納冬夏不釋體彼以無施
而施可謂檀波我以不受而受無乖般若可謂
於汰等者於財亦等者也今具錄其施品以為
汰門盛典云

釋

陳宣帝割始豐縣調

智者大師居佛隴修禪寺
行道以年既失稔僧眾隨
緣師共慧綽種苜拾橡安貧無感俄
帝詔云禪師佛法汰雄傑時百所宗訓兼道俗

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養
蠲兩戶民用給薪水

宣帝放生池

智者大師自捨身衣并諸勸助先
贖篋一所永為放生之池後漢人
捨惡從善綿亘三百餘里江溪篋架合三十
六所同時永捨俱成汰池大師遣人表開金
陵欲求此處永為放生 宣帝勅云此江若
無烏賊珍珠宜以所請永為福池陳東宮問
徐陵曰天台功德誰為製碑陵荅曰願神筆
玉著會宣帝崩不復得就勅國子祭酒徐克
以樹高碑

載文章考

少主施物

陳少主顧問羣臣曰釋門誰為名勝
徐陵對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鑑

淵海昔遠遊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
雲東靄永陽王北面親承願陛下詔之還都
陳王遂仗三使更勅州教請延上東堂四事
供養禮遇殷勤在盧雅寺王書羅闡宣口勅

面山半鬢塵尾一柄酥虎面香爐一面命東
田口二羅闡又宣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
使役勿勞輸送又羅闡口勅送扶月供夏服
一通細蕉五端絹布各十疋綿十斤黃屑二
斗扶月白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什隨由扶
月送學士三人弟子三十人各給夏服扶月
供依舊式又羅闡宣口勅不許讓扶月供云
扶月薄少無所致讓受已捨施彌會功德之
心又羅闡口勅不許讓親衣服法施無盡財
物有竭所送不多忘懷納受九月二十四日
又羅闡宣口勅施檳榔二千子即子一百枚
荊席一領

少主沈后施物

沈后書云妙覺和南今遣內師
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
菩薩名庶積蕙菩提眷屬謹和南大師答云
今名海慧菩薩送扶月供蕙陸沉檀各十斤

黃屑一斗細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潤米
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月供光宅寺

後主施物

後主書云謹遣主書劉璿畧伸誠款
殊未宣悉弟子深和南正月十三日
扶月供蕙陸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紙一
隨乳酥一斗錢二千文右牒月月供光宅寺

隋秦孝王施物

隋文帝第三子名俊為秦孝王
事見金湯文章志嘗請大師住
安州方等寺開皇十年五月十九日奉施沉
香等如別至願檢領沉香十斤牒香十斤蕙
陸少許右牒薄
伸供養

晉王施物

即煬帝也當時猶為晉王代秦王為
楊州總管奉智者為菩薩戒師書具
文章志國清百錄載王覲戒師衣物有聖種
納袈裟一緣黃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
南布袈裟一緣黃絲布襪一具絹四十疋鬱
泥南絲布褊袒一領黃紬臥褥一領布三十

禪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蚊幃一張紙二
 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絁靴一量錢五
 十貫鬱泥雲龍綾被一緣龍鬚席一領蠟燭
 十挺鬱泥羅頭帽一領須彌瓊一領銅硯一
 面高麗青坐布一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
 絲布背襜一領南榻枕一枚和香一盒鐵錫
 杖一柄象牙管一管塵尾一柄烏油鐵鉢一
 口銚班竹筆二管銅七筋一具犀角如意一
 柄酥白檀曲几一枚銅重盃三口銖石香爐
 盃一具山水繩牀一張銅搔勞一口銅香火
 七筋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澡灌一口南榻
 夾膝桃一枚竹蠅拂一柄鐵剪刀一口蒲移
 文木案并褥犀莊爪刀一口鐵剃刀一口黃
 絲布隱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鐵鑷子一具
 白瓦唾壺一口幃櫛心筆格一枚銅燭擎一
 具鍤石裝枋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白
 團扇一柄師嚴教尊右四字喜捨供養右四字習惱餘
 氣右四字綠覺侵斷右四字咸登常樂右四字豈如

菩薩右四字能施所受右四字聲聞是證右四字戒定
 慧滿右四字苦集滅道右四字穀皮屏風一具龍象
 科斗飛白垂淨人善心年十一右牒開皇十一年
 十一月二十二日△所施觀物大師但雷應
 用法器數種餘者並以迴施柳顧言回以報
 大王王即用法諦遣書謝云弟子總持和南
 柳顧言還奉旨垂示六種捨施及留受用弟
 子一日恭覽猶以陋薄不稱宿心來旨既以
 轉施功德彌為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
 非敢識所能周見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以
 不多願恒留受用
 旨遣報諮謹和南

晉王施物至匡廬

大師於揚州授戒已即往匡廬度夏晉王遣使送物書尾

云今遣王簿王灌指往祇承并貢別牒用意
 存著敢畧繁辭謹和南七月一日法衣六件
 鹽一百斛米一百斛右什其鹽米
 悉出江州正倉王灌賞合魚開送

晉王施物至荊州玉泉山

大師於廬山夏竟即往荊州玉泉山建寺

以報地恩晉王有致物啓云弟子總持和南率施別牒五彩幡錦香爐檀等十種示表微誠薄伸法貶陋追悚謹和南五彩四十九尺幡二張五色班羅經巾二枚絹五十疋錦香爐檀十張裏陸香二劬剃刀十口鷄納袈裟一領油鐵鉢十口堆黃七劬須彌檀五領

晉王施物至天台山

納袈裟十領龍鬚蓆二領須彌檀二領猪牛酥三瓶

裏陸香一盒

晉王於大師滅後造國清寺并施物

百錄王荅大師遺書

未云今奉施瓷瓦香爐供養龕室遺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處非常之好垂為造寺今遣

司馬王弘創建伽藍一遵指畫寺須公額并立嘉名亦不違昔佛龍頭陀並各仍舊使移荊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內現前之衆多是渚宮之人已皆約勒不使張散豈直十僧而已所求廢寺水田以充基業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別資給行送經一藏依法為先師別供養具鐘幡香法鼓等物又施錢直且充日費

晉王遣使入天台設周忌

書云歲序推移日月如逝智者遷化已將

一周追淚悲痛情不能已念曩慕感慟何堪自居今遣典籤吳景賢往彼設齋奉為亡日追福遲知一二楊廣和南開皇十八年

皇太子施天台山物

即晉王也百錄云開皇十年改為仁壽元年以晉

王受皇太子今書與天台山衆末云今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僧使還山於舊所設

供庶同甘露能變麓滋亦憑香積證道融銷
書不盡言及此無悉楊廣和南仁壽元年十
二月十七日白石香爐一具并香合大銅鐘一
口鷄納袈裟一領鷄納褊衫二領四十九尺
幡七口黃綾裙一腰氈二百領絲布祇支二
領小幡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一籠衣物三
百段奈麩一盒石
鹽一盒酥六瓶

皇太子又施天台山物

仁壽二年右庶子王弘
宣令施天台山物目飛

龍綾法衣一百六十領幡一百
五十張光鬪鹽一石酥五瓶

皇太子又施天台山物

仁壽二年八月令寺云
弟子重先師法門故相

勞苦師亦須為法勿以為辭今遣大都督辰
智興送師還寺為和南大衆好依先師法用
行道勿損風望也好去并布施飛龍綾法
服三百二十領猫牛酥兩瓶光鬪鹽一斛

皇太子別施灌頂法師物

右庶子張衡宣令別
賜灌頂物金縷成襪

勒像并夾侍菩薩聖僧周匝五十三佛織成
經檀七張織成經袋二口黃陸香一百劬酥
合和香一劬又
字書一函與衆

皇太子為智者設千僧齋

仁壽三年又遣楊州
司功參軍蔡怡到為

智者設
千僧齋

煬帝施天台山衆物

百錄云仁壽四年皇太子
登極山衆具賀啓皇帝遣

使右僕射蘇宣勅賜天台寺物五百
段至楊州庫參軍向德元送物到寺

煬帝賜國清寺額

百錄煬帝勅楊州僧云經論
之內若為尊於師氏勝於智

者又前為智者造寺權因山稱經論之內復
有勝名可各述所懷狀自詳擇諸僧表戒師

有行者聖表寺為禪門五淨居其表未奏僧使智操啓云昔陳世有定光禪師德行難測遷神已後智者夢見其靈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時若三國為一家大勢力人當為起寺寺若成國即清必呼為國清寺伏聞勅旨欲立寺名不敢數然謹以啓聞通事舍人李大方奏聞勅云此是我先師之靈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毀榜填以雌黃書以大篆付使人安寺以上具見門國清百錄

后太宗皇帝賜爵

太宗正觀二十年詔天台國清寺法華智威禪師禱四

大師朝散大夫

高宗皇帝賜爵

高宗詔天台山天宮寺慧威禪師莫汰華禪師同補四大師朝

散大夫

德宗皇帝勅文舉法師為國清寺大德

師於貞元三年

奉勅得度尋勅為國清大德高僧傳

宣宗皇帝加賜國清寺額

宣宗皇帝加賜大中二年詔常侍郎柳公

權書額

吳越王建金光明道場

先是智者大師每年於國清建金光明道場

鎮侯伯送供黑白二衆無遠不屆後因缺食清觀法師置莊田十二頃贍之會昌之後其事遂寢於是杭州瑞應幻璋禪師請吳越王每年於天台重建金光明道場諸郡黑白大會逾月而散具

見清觀傳稽古畧

宋太宗皇帝重勅建壽昌寺

太平興國三年太宗於滋福殿宣問

兩浙都僧正贊寧石橋長廣量度一皆實奏
帝歎嗟久之至八年因福田寺道者自詢誓
斷腕然鍊乞重建此寺乃宣內殿頭高品衛
紹欽張承貴章故規制若化出天宮

太宗皇帝賜天下寺額

太平興國三年三月賜天下無名寺額曰太平

與國曰乾
明通鑿志

太宗皇帝勅造羅漢像

雍熙元年勅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奉安壽昌



真宗皇帝改賜國清寺額

真宗皇帝賜中金萬兩重建寺改賜景德

國清之寺
國清碑

真宗皇帝賜萬年寺物

太平天禧中累賜袿衣寶蓋及御袍曳履諸珍

玩甚衆故有親到堂以仁宗賜衣
時有如朕親到之語故名

仁宗皇帝供施五百應真

景祐四年遣內侍張履信賫沉香山子一

座龍茶二百勛銀五百
兩御衣一襲佛法金湯

英宗皇帝賜天下寺額

治平四年勅天下私造寺院及三十間並賜壽

聖之寺
通鑿志

高宗皇帝勅差住持國清

建炎四年恭奉高宗皇帝勅差慧

住持許令每遇聖節
進奏香疏

高宗皇帝蠲免差借夫脚

紹興十七年八月二十三年正月兩蒙朝

廷特降指揮依明州天童例除納正稅一應科敷差借夫脚官員拘占並行蠲免

元朝勅施

元朝帝王甚重三寶故台山諸寺免田割付勒石者至多田既為豪右所佔碑例不存每於荆榛中得片石猶可想見

大明慈聖昭文明肅皇太后賜萬年寺藏經

萬曆十五年

類之

今上皇帝賜國清寺藏經

萬曆三十年今上差御馬監太監党禮賚

賜經一藏飯僧內金千兩建藏閣內金四百兩有特旨

靈異考第十五

夫靈莫靈於吾心之明覺異莫異于明覺之神

通即明覺以為

三元不異即神通而是明

覺靈此真靈良以聖人心珠圓淨隨所願而雨

神通智鑑精明對能臨以彰妍醜大而蓋天蓋

地小而入芥入塵本不動于寂常又何移于當

處此如來之神通吾心之靈覺者也至于後世

有道諸祖雖不以神通自銜洩佛密因然於臨

終不無顯示矧寒山戒公文殊度世拾得周嫗

晉賢示生欲令末俗以知歸亦現殊常而駭俗
津梁濁世厥功居多靈異傳聞人誰不信第昧
者不反求於明覺乃持疑于見聞或不遜指為
妖人或妄言稱為幻術此何異匡人指孔子為
陽虎田巴斥三王為罪人乎今之所錄有稽僧
史事確理實請無惑焉

釋

五百應真

石橋山去縣五十里即五百應真之境方廣寺隱于此中晉白道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師心悵然留宿橋所聞西

鐘磬聲且復欲前一人龐眉皓髮問師所之
師具荅意老人曰君生歿身何當得去吾是
山神故來告爾師乃退然每思不得度石橋
晨夕惋恨乃結草為菴彌年禪觀後試造石
橋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得度橋少頃
觀精舍宏壯圖塔瓌異神僧叙接宛同素識
因其燒香中食食畢將陳任意神僧曰師母
孕師時嘗經韭畦有醒羶氣僊聖所不得近
若欲來此必潔淨身意十年後方得來也相
送度橋於是返顧橫石還合師還赤城剗腹
出腸胃以洗滌之今赤城山有洗腸井旁
生青韭他處即無是其驗也 **羅漢靈異記**
天台大師於陳大建七年秋九月初入天台
未議卜居常宿於石橋見有三人皂纈絳衣
有一老僧引而進曰禪師若欲造寺山下有
皇太子寺基用以仰給因而問曰止如今日
草菴猶自難得當於何時能辦此寺老僧荅
曰今非其時三國成一大勢力人能起此寺

寺若成國即清當呼

陳郡袁子雄新野庾崇兩人登山值智者大師於修禪寺講淨名經雄見堂前有山瑠璃映徹山陰曲澗琳琅布底跨以虹橋填以寶飾梵僧數十皆手擎香爐從山而出登橋入堂威儀溢目香烟徹鼻惟以告崇崇禱不見

天台別傳

智者大師受晉王請出山十二年修禪寺人蹤久斷竹樹成林還屈半山忽見沙門眉髮皓然秉錫當路一衆咸覩

秘別傳

行次漸近逡巡講經升座衆集或少有異妙說尊者國清寺講經可觀致敬已坐行末僧十人自外而入威儀皆凌空舉手咲謝而去

統紀

黃檗希運禪師遊天台山路逢一僧與之言咲如舊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

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光要渡目渡彼即牽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見傳

燈錄

永嘉全億長史畫半千羅漢形每一迎請必於石橋宿夜焚香具鑼鉞幢蓋引導入于殿香風送至幢幡之勢而入門即止其方廣寺在石橋裡梵唄方作香靄始飄先有金色鳥飛翔後林樹石畔見梵僧或行或坐或招手之狀或臥空之形瞬息之間千變萬化

漢南國王錢氏頻年施供養又造五百銅羅漢安壽昌寺祥瑞極繁

石橋應真感應畧記

景定中賈丞相似道命僧妙弘建曇華亭既成供五百聖僧茶茶甌中一一現異花中有四字其文曰大士應供

曇華亭記

凡往來人供茗乳花効應或寶炬金雀靈踪
梵響接於見聞石罅有木爪尤異華時青蛇
盤糾枝榦至實落供大士乃
去人目為護聖爪

赤城舊志

曇猷尊者

居赤城山神鬼讓居飛錫收嫗

具聖僧考

定光禪師

迹晦道明易狎難識有所
懸記多皆顯驗

具聖僧考

智者大師

寺北別峯呼為華頂登眺不見羣山
暄涼永異餘處大師捨衆獨往頭陀

忽於後夜大風拔木雷震動山崖懸千羣一
形百狀或頭戴龍虺或口出星火形如黑雲
聲如霹靂倏忽轉變不可稱計圖畫所寫降
魔變等蓋少小耳又作父母師僧之形乍枕
乍抱悲哽流涕大師安心空寂淡念實相強
輒二緣所不能動明星出時神僧讚曰制敵
勝怨乃可為勇能過斯難無如汝者既安慰
已後為說法問曰大聖是何法門當云何學

云何弘宣答此名一實諦學之以般若宣
之以大悲從今已後若自兼人吾皆影響
台州基壓巨海黎民渙捕為業為梁者斷溪
為菴者藩海大師感傷自捨身衣弁諸勸助
先贖菴一所為放生池于時刺史計詔臨郡
請講金光明經見者歡喜渙人改業亘三百
餘里江溪簷梁合三十六所同時永捨俱成
汰池詔後還都別坐餘事因繫廷尉臨當伏
汰遙想大師望伸一救其夜夢羣魚巨億皆
吐沫濡詔明旦降勅特原詔罪當於午時忽
起瑞雲黃紫赤白狀如月暈凝於虛空遙蓋
修禪寺頂有黃雀羣飛翺動嘈囀棲集簷宇
半日方去大師云江魚化為黃雀來謝恩耳
師遣慧拔金陵表聞陳宣帝勅云嚴禁採捕
永為放生之

池天台別傳

陳文王太子永陽王出撫甌越累信殷勤仍
赴禹越躬行方等眷屬同稟淨戒晝冷講說

夜習坐禪師謂智越云吾欲勸王修福禳禍可乎越對曰俯僚無舊必稱寒熱師曰息世譏嫌亦復為善後出遊墮馬將絕越乃感悔憂愧若傷師躬自帥眾作觀音懺汰整心專志王覺小甦凭几而坐王見一梵僧擎香爐直進問王曰疾勢如何王流汗無對僧乃遠王一匝香氣徘徊右旋即

別傳

覺嗒然痛惱都釋 大師將滅度時一夜皎月映牀獨坐說法如人問難智晞問曰未審昨夜見何因緣答曰吾初夢大風忽起吹壞寶塔次梵僧謂我云機緣如薪聚用如火傍助如風三種備矣化道乃行華頂之夜許相影響機用將盡傍助亦息故來相告耳又見南嶽共喜禪師今吾說法說竟謂我云他方華整相望 甚久緣必應往吾等相送 大師入滅於石城當唱經時侍官張逢等五人自見石佛倍大光明滿山直入房內諸僧

別傳

或得瑞夢或見奇相雖復異處而回此時

別傳

大師滅後有朱方天卿寺沙門慧延彼士名達昔遊光宅早霑法潤忽聞還化感咽彌辰奉慕尊靈為生何處因寫法華經以期冥示潛思累旬夢見觀音高七層塔光焰赫奕過經所稱智者身從觀音自西而至延夢中作禮乃謂延曰疑心遣不後見灌頂始知臨終觀音引導欣

別傳

士人馬紹宗居貧好施刈稻百束以供寺僧執役疲勞身如有疾心作是念我由施故而感斯患未測幽冥當有報否因極寢臥夢見智者跏趺一牀燒香如霧安慰紹宗家貧好施何疑無福多方慰喻尔夜宗兄妻母共得是夢香氣盈家經日不歇

別傳

開皇十九年十一月六日上人張造年邁脚疾登龕拜曰早蒙香火願來世度脫即

開會內應聲又聞彈指造再請曰若
是宜力重賜神異即復如初

別傳

又開皇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佛隴衆僧方就
坐禪師現常形進堂按行上坐道修良久瞻
奉其年十月十八日又海州連水縣人丘彪
書於龕前發誓夜見排戶彪即起禮師云勿
拜安隱無慮也遠寺一匝彪隨後出門奄然
便失當其月十二日有海州沐陽縣人房他

玉於智者舊室見其

形狀事相如在

別傳

仁壽元年正月十九日永嘉縣僧法曉生聞

勝德沒傳妙瑞悔不早親追恨疚心故來墳

所旋千匝禮千拜於昏夕間龕門自開光明

流出照耀諸樹木合寺奔馳來供瞻禮

別傳

大業元年二月二十日土人張子逢母俞氏

年登九十患脚短凡十八年自悲已老到墳

奉別設齋專至即覺短脚還

別傳

伸行長平正宛如少時

荆州弟子法偃於江都造智者像還至江津
像身流汗把已更出道俗瞻禮如平生汗痕

尚在

別傳

大師忌辰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每歲至期煬

帝遣人設齋致禮仁壽元年十一月初二日

右庶子張衡宣令僧使灌頂智燥進內齋令

音自問先師亡後靈異灌頂師對已令音云

弟子欲開龕墳經論有法不頂法師對曰伏

聞法華經說釋迦如來自以右手開多寶塔

戶今音欲開龕塔深會經教門人離違既久

若蒙開顯重拜尊靈令音云可與使人還山

設齋以開龕塔龕塔既開見大師坐於石室

容範如生次年令盧政力至山再開遂不見

靈體後荆州玉泉藏殿一日推輪闕王附人

語人曰我師肉身在此不得動飛輪其上自

是知闕王神力自天台

百錄

移藏於玉泉也

章安尊者 僊居樂安嶺南曰安洲溪流湍急歲常溺人師誓之曰若此溪坦平當於

此講經旬浹之間白沙遍涌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惠嘗於攝靜寺講涅槃經羣盜突至見寺門旌旗耀日神兵執仗皆長丈餘賊衆大驚奔走潰散俗因稱為山兵寺每誦經冥坐常有天花飄墜其側

統紀

普明禪師 師欲造國清講堂章安勸諫在赤城忽見師身長十餘丈高出林表山神

隱形而至勢若雷震

具聖僧考

智晞禪師 師於修禪寺架構香臺當香爐峯多檉柏木師欲代用衆疑神所攄夜夢

神送躡遂遣伐之智者勸沿江居民舍簷梁為放生池歷年未久復行與浦師與章安禮智者塔焚香呪願有渙人見僧立簷上意謂墮水者乘舟往救忽不見居人覩驗遂停採

捕時羣獸悲鳴衆鳥翔集屢日不止嘗往阿育王寶塔禮八萬四千拜感紫文印手方整

統紀

法華尊者 唐上元元年欲卜勝地說法度人執錫而誓曰錫止之處即吾住所其錫

自國清飛至蒼嶺普通山可五百里以隘狹不容廣衆凌空再擲至軒轅煉丹山師既戾至剪棘刈茅班荆為坐聚石為徒每登座則有紫雲覆頂狀如寶蓋鳥雀旁止有同家畜名其居曰法華法華至僊居上阪約八十里師每日往反齋粥禪講未嘗少違咸謂師有神足通

統紀

等觀禪師 餘杭法忍寺請師演法有王服者至稱臯亭神來謁曰禪師昨過廟庭適

弟子巡遊不及奉迎今故遠來專求戒法師即索爐然香為授菩薩大戒禮謝而退

具高

會考

慧燄禪師 常入深定一坐旬日所居
具高僧考

慧曾禪師 常行法華三昧感曾賢大士乘
具高僧考

汰智禪師 一生念佛求生西方臨終有金色
具高僧考

大義禪師 臨終之日眾聞弦管之聲議者謂
具高僧考

行滿禪師 棲止華頂峯智者院充茶頭所居檻
具聖僧考

清觀法師 居國清溪南有請供者夜雨水漲人
具聖僧考

有神足通

聖者頭陀 事見聖
會考

靈默尊者 山神震雷而不能害飲食中毒而不
具聖僧考

明淨禪師 乞食餒虎有如家畜結齋
具聖僧考

師簡尊者 以杖叩龍潭雨即
具聖僧考

豐干禪師 任國清常騎虎
具聖僧考

寒山拾得 自問丘一見之後即趨出門問丘送
具聖僧考

退入巖穴云報汝諸人各自努力忽不見後
具聖僧考

從西域來此拾文殊菩薩舍利爾眾見委地
具聖僧考

遺蹟具

代病尊者

見聖僧考

道育尊者

裸身飼蚊以食餒虎凡供羅漢育則不食**具聖僧考**

全宰禪師

居明巖二十餘年惡鳥草啗山精讓窟其出入經行鬼神執役**具高僧考**

從禮禪師

道德高隆山君冥應凡諸祈禱無感不通**具高僧考**

清心寺

周顯德初螺溪居民張彥安詣淨光大師曰東南里所陰晦之夕必有鬼神吟嘯敲鐘擊鼓之聲又嘗夢龍遊其地非愚民所居願以奉師師往視之見山水秀異謂衆曰此伽藍地也遂納之以爲弘教之所**具佛祖統紀**

冥道齋

宋乾德中錢忠懿王在國時歲會天台山設冥道齋是時命判官陳用文往山

監護夜將曉聞木杪有人聲其形黑色衆愕然用文叩之云某姓陳住杭州觀音巷入番

被志風飄墮鬼國因取其女爲妻昨日元帥府有牒召赴台州冥會妻與其偕來令坐其大木上某會持念大悲陀羅尼聞僧誦此因記念之某妻捨去用文歸杭州見忠懿召家屬視皆懼而不識陳遂述其舊事始末乃知其祖也抱之而泣忠懿歎異賜錢百餘却復人身十餘年

緡紳胙記

慈雲大師

於大慈寺行消伏呪法親見觀音於口中引出數蟲復注甘露於口由是

獲高頂寸餘手垂過膝肌如白雪聲若洪鐘居台之東掖授白鶴神戒汰改祭爲齋神之與民莫不聽命**具高僧考**

道榮尊者

生前靈異頗多滅後肉身不壞至今祈禱猶多盼嚮**具聖僧考**

惟靜尊者

經行出入虎豹常隨小瓶儲粟經久恒滿**具聖僧考**

戒閣黎

淳熙七年太守汪平父謂夫人曰嘗聞

五斗我欲請之夫人遂營辦邀師師至太守

未則聖允不敢慢禮遂行俎豆侍人奉物獻

師師即食酒物一空太守大咲師辭去夫人

問曰君見此僧有何靈異荅曰我無所見夫

人曰妾見此僧出入騰空而鬼神環擁酒食

非僧食但擲諸左右鬼神接去太守大駭次

日復營饌驗其實果如

夫人言**廣見閣黎語錄**

周七娘

一日與閣黎共買蝦食蝦主索錢師曰

我無錢蝦主曰還我蝦來師與七娘遂

開口一嘔蝦皆活衆人曰風僧幻術何足信

哉至今此地凡遇雨即有蝦出

濟顛禪師

見聖僧志

裘聖僧

見聖僧志

道

茅盈

哀帝元壽間乘雲駕龍至大

劉晨阮肇

因山中採藥誤入桃源有二女方笄

七世矣

葛玄

入赤城山學道

袁根柏碩

因驅羊度赤城遇二女為

班孟

能飛行或坐空中或入地內

玉京觀

在赤城山每歲設昇僊會選道士一人

天駕來迎衆至夜分果遙見天中二燈燁然

去不知為白磷也。曇猷類止中巖宴坐神化為猛虎數一咆哮向師既不能害又見白磷真形呀然開口將莖師師即以錫飛入磷口柱其齧齧不得合曰且借老僧坐地三年神始知懼皆來降伏悔罪願徙他處自此昇僊之會息矣後人於穴中見白骨成堆蓋即白磷所啖昇僊骨也

張性中遊赤城錄

徐則

死於江都或見徒行歸山令弟子掃室

神僊考

司馬承禎

為青童君所召蟬蛻而化

神僊考

謝自然

白日僊去

寒山子

昆陵道士李褐性偏急好陵侮人忽有禮接之曰頗相記乎視其貌乃前之貧士謂褐曰子知有寒山子乎曰知曰即吾是也始

謂子可教今不可也修生之道除嗜去欲嗇神抱和所以無累也內抑其心外檢其身所以無過也先人後已知柔守謙所以安身也善推於人不善歸之於身所以積德也功不在大立之無怠惡不在小去之不貳所以積功也三毒未剪冠裳為飾可謂虎豹之鞞而犬羊之質也出門乘馬而去竟不復見續僊傳

葉法善

修黃籙于天台顯迹甚多

李元

騎白鹿遊天台

王旻

年七百歲貌如嬰孩

吳善經

年八十三年羽化

應夷節

年八十五空

問丘方遠

端坐而逝。舉棺但空衣。後人於德都廬山見之。

左玄澤

常與虎坐不食。五穀後尸解。

王可交

蘇州人。一旦棹臭舟方丈。推高歌入江。行數里忽見一綵畫舫。乘於中流。有道

士七人皆玉冠霞帔。服色各異。侍從十餘人。鬃角雲鬟。又四人黃衣乘舫。一人呼可交。姓名方驚異。不覺渙舟已近。舫側一人令鬃角引可交上舫。見七人面前各有青玉盤酒器。果子皆瑩徹有光。可交莫識。又有女妓十餘人。悉持樂器。可交遠立於筵之末。徧拜七人。共視可交。一人云好骨相。合有僊分。生於凡賤間。已矣破矣。一與酒喫。侍者瀉酒於樽中。酒弄三瀉之。不出。侍者具以告。道士曰。酒之靈物。必若得入口。當換其骨。瀉之不出。亦乃命也。一人與栗喫。俄有一人於筵中取二栗。侍者送與可交。令喫。視之。其栗青赤光如棗。

長二寸許。嚙之有皮。非人間栗。方脆而耳。久之食方盡。一人曰。可交已見之矣。可命去。令

黃衣送上岸。乃於舫邊覓所乘。渙舟不見。黃衣曰。不必。渙舟但令眼自到。於是合眼。若

風水林木浩浩之聲。泊開眼已失。黃衣所在。但見峯巒重疊。松柏參天。坐於路中石上。見

有門樓。多人出入。俄頃探樵者并僧十餘人。到問可交。何人可交。具以前事對。又問何日

離家。可交曰。今日早。又問今日是何日。是三月三日。樵者與僧驚曰。今日是九月九日。已

半年餘。可交問此是何地。僧曰。此是天台。蒸布寺前。畝審極異之。乃以狀白唐。與縣以達

台州。聞於廉史。王風。風具以奏。聞詔。詔其異。後可交繫妻子入四明山。二十餘年。復出。明

州賣藥。後三十年却入四明山。不復出。續僊傳。

夏侯隱

每登山渡水。則閉目而睡。比至則覺。有人呼為睡僊。

月光童子

居高山石孔中有宮闕
光明燭在天台往來

厲歸真

於中條
山飛昇

呂洞賓

嘗遊天台賦詩於福聖觀又嘗負巨瓢
為母行乞於市但云只兩口後擲瓢於

地跨之昇
空而去

姜儂翁

數能招雲旱則呼雨多著神異
後坐化以真骨塑像今猶響應

沈僊翁

歲旱致雨亦多效
靈已上具神僊考

瀑布山

餘姚人虞洪入瀑布山採茗遇一道士
引三青羊至此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

善具飲今以茗奉給祈子他日有甌犧之餘
相遺也後常與家人入山獲大茗焉神異記

子霞洞

咸通中有客自金庭路將抵明州日莫
遇道士托宿山谷冲寂烹野蔬藥苗以

相待俄有叩門者童子報曰隱雲觀請來日
齋道士去客問童子答曰觀去此五百里嘗

隱雲中故名客驚曰尊師何日當還曰往來
頃刻耳道士歸留客久任辭焉乃遣童子示

其舊路行未遠失所在問歲月已三年矣唐
裴通記曰金庭洞天即道門所謂赤城丹霞

第六洞天
也

禹鐘

咸通中洞天宮有禹鐘高二尺重百餘斤
形如鐸上有三十六敵有文隱起相傳夏

禹所鐘或云越王樂器嘗空中夜鳴墮入禹
廟時浙東李結之為鐘銘具以歲月刻其上

以惠玉霄道士葉藏質禹跡寺僧頻求不得
因令僧與不逞輩入玉霄伏板閣下取鐘糜

之羣呼而走約行三十里道明猶在閣側視
之芥鐘者僵矣餘黨癡懵鐘失復歸藏質况

水洒之
即活

桐栢觀

大觀中詔遣小黃門持御香詣桐栢觀

飛瀑如練畱任不忍去命侍史取酒道士曰

此地神僊窟宅天龍守護自來無敢飲酒食

肉者黃門不聽既飲數盃又買鷄烹之未及

下咽青天白日中迅雷風雨暴地震撼皆若

欲什移時開霄則黃門已斃觀遂報縣逢干

郡奏聞徽宗即日別命使降祝詣觀謝石柱

其大合圍龍爪跡入數寸火燄燒灼痕透徹于外至今猶存夷堅志

紹興中方士李季至越之樗浦石闌干憇道

傍遇異人自石闌干揖季曰君來何為季曰

秦太師遣往桐栢設醮請福其人太息曰秦

已歿矣張浚劉錡皆當起為將相秦豈得存

耶季大駭亟去天台而

秦之計至矣

曹汰師

見神僊考

會稽志

石橋

國清寺僧陳惠虛嘗與同侶遊石橋衆皆

股慄惠虛獨超然而度至石壁外微有小

徑稍平闊遂見空闕樓閣連亘十里許其門

榜曰會真府左曰金庭宮右曰桐栢宮三門

鼎峙入右門之西見一高樓榜曰右弼宮又

到一處忽見一老叟訝曰汝俗人何得來此

惠虛曰嘗聞過石橋即有羅漢時聞鐘鼓聲

故來相訪叟曰此真僊之福庭天帝之下府

為小都會太上一年三降此宮校定天下學

高道傳

清矣

傳燈議曰石橋為方廣此所從來舊矣今高

道傳乃云真僊福庭天帝下府然耶否耶余

以誣神僊蓋道家多有不根之說除老子莊
列諸書外其餘皆後世道士偽造若王浮之
類是也唐杜光庭其僞述猶多今人指無根
之說為杜撰言始於此况僧者捨家從釋例
不言姓今云陳
惠虛其謬可知



